坊间名人

碎瓷重生守匠心

丁可　撰文/摄影



一件瓷器破碎之后，是被丢弃，还是重新修复？在烟台锔艺传承人李勇看来，破损的器物可以重生，一枚枚细小的锔钉既连接着器物的裂痕，也承载着人与物之间的情感记忆。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谈起锔瓷技艺，李勇首先提到了这句俗语。锔瓷，是通过金属锔钉连接破损陶瓷器物的一种传统修复技艺。修复一件破碎的器物，首先要将碎片重新拼合，确定器物原本的形态，再根据裂痕走向和器物结构进行锔钉布局，随后打孔、上钉，将破碎的部分重新连接起来。

“第一步叫‘捧瓷’，就是把破损的器物用绳子先扎起来，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李勇介绍，修复过程中，锔钉的位置、数量和布局都需要根据器物的具体情况判断，并非简单地将碎片拼在一起。

锔瓷看似只是给破损的瓷器打孔、上钉，实际对工具和技艺有着很高要求。瓷器表面硬度较高，普通金属难以直接在其表面打孔，需要借助专门的工具。“你得有更高的本领才能去干这个活。”李勇说，这也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在锔瓷行业中的真实体现。

在长期的修复实践中，李勇接触过各种破损程度不同的器物。有些器物虽然价格不高，却因为特殊的情感意义，让主人不愿轻易舍弃。

一次修复经历，至今令他印象深刻。那位老客户带来的是一只破损严重的杯子，希望李勇帮忙修复。杯子本身并不贵重，修复所需的工时和材料却不少。李勇估算，修复费用可能需要两三千元甚至更多，便询问顾客是否值得修复。他坦言：“这种杯子，到市场上买一个新的也不贵。”

李勇将杯子拼合起来后发现，杯身上有铁路系统的标志，底部还写着一个名字。顾客告诉他，这只杯子是自己母亲年轻时因工作表现突出获得奖励的纪念品。母亲退休多年，一直使用这只杯子，直到有一天不慎摔碎了。

“他说别说两三千块钱，就七八千、一万两万也得修。”李勇回忆，顾客对这只杯子的珍视远远超出了器物本身的价格。对于母亲而言，这只杯子记录着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陪伴她度过了许多岁月，破损之后，失去的不仅是一件日常用品，更是一份难以替代的记忆。

这次经历也让李勇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器物修复的意义。“很多人把价格和价值混淆，价格只是物件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锔瓷修复的不仅是器物，更是器物背后的人与情感。”对于那些真正珍视旧物的人而言，费用并不是决定是否修复的唯一因素。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锔瓷技艺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李勇尝试将锔瓷与茶器制作、金银镶嵌、银錾刻等技艺相结合，通过不同材质和工艺的运用，让修复后的器物兼具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对他而言，器物上的裂痕并不一定需要被完全隐藏，也可以通过巧妙设计，成为新的装饰和艺术表达。

在修复之外，李勇也接触大漆、錾刻等相关工艺。大漆作品需要经过多次上漆、打磨等工序，一件作品往往需要耗费数月时间。工艺的复杂程度和投入的时间，也决定了传统手工艺品的价值。

然而，传统技艺的传承并非易事。锔瓷技艺学习周期长，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才能掌握。李勇坦言，行业中也存在部分从业者缺乏系统学习、修复工艺不规范等情况，甚至使用胶水代替传统锔钉修复器物，影响修复质量和使用安全。

“我修复的所有入口的茶器具，任何部分都不使用有害化学物质。”李勇介绍，对于直接接触饮水、茶汤的器具，他坚持使用符合传统工艺要求的修复方式。他认为，传统手艺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守住技艺本身的规范和质量。

面对市场竞争和传播压力，李勇也尝试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展示锔瓷技艺，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手艺。“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个东西。”他说，网络传播能够帮助传统手艺扩大影响力，也可以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修复工艺。

对于一名手艺人而言，在技艺实践之外，网络传播也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你一个人不能把所有活儿都做了。”李勇认为，专业的视频制作和传播需要团队协作，手艺人如果将过多精力投入内容创作，也可能影响日常技艺实践。如何让传统手艺与新媒体传播形成更好的配合，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从一枚锔钉到一件修复完成的器物，锔瓷技艺连接的不只是破碎的瓷片，也让承载情感的旧物得以继续留存。

百岁老兵的初心

王光禄

解放战争时期，胶东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从1945年10月至1949年春，先后组织了五次大参军运动，源源不断为解放军输送新生力量。

1946年7月到1949年3月，为期短短两年半的这一时期，胶东子弟就有28万多人参军，占同期山东解放区参军总人数的48.45%。蓬莱区登州街道杨家疃村的韩玉玺老人，当年正是这场大参军浪潮里的一员。

踊跃参军，身为警卫担使命

韩玉玺生于1925年12月5日，今年已是百岁高龄。1947年2月1日，时年22岁的他响应号召报名参军，投身第三次大参军的洪流，开启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军旅生涯。“当时我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可国家需要咱，没什么条件可讲，必须去！”在部队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警卫，曾为中央首长做随行警卫。

老人年事已高，对于很多战火里的往事，或是记忆渐渐模糊，或是源于当年严守保密纪律的习惯，不愿多言。在部队期间所获得的奖章和各种证书，随着多次搬家，大多散失了，无从查找，身边仅存一张与一位同村、同批次参军的张姓战友的戎装合影。但他清晰地记得一项特殊任务：开国大典前夕，他和其他四五名警卫人员一同奉命秘密护送一位国家领导人从上海乘车前往北京，顺利完成了那次重要任务。

解甲归田，淡泊名利守本分

退伍之前，组织有意安排他留在大城市工作并解决配偶就业问题，可他坚持回乡。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学校校长，他也婉言推辞了。他在部队勤学文化，写得一手好字，但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有限，不善言辞，生怕误人子弟。后来他被安排到百货公司工作，几年之后，他主动选择回到杨家疃村，在村里长期从事保管、会计工作，本本分分，恪尽职守。回到村里，他还主动教村里民兵练习打枪，把部队学到的本领传授给乡亲。他总是说，相比那些战场上牺牲的战友，能够衣食无忧、平安健康地活着，已经相当知足了。

严于律己，勤俭家风刻心间

在子女的回忆里，作为共产党员，老人一辈子自律性极强，公私分明。当年女儿随手用了公家的一点儿墨水，他当即严肃教育，告诫孩子不能占公家一点儿便宜。

节约的习惯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个别时候甚至“苛刻”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生产队时期，运送花生、麦穗途中如有撒落，他都会仔细捡拾干净归入集体仓库，一点儿粮食都不肯浪费。

岁月流转，百岁老人依旧保持着鲜活的精神世界。他心态豁达，常常陪乡邻打打麻将。过百岁之后，他依旧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阅读报纸，时时关心国家大事。

老人生活习惯简单规律，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对各种零食都不感兴趣，唯独嗜酸，顿顿佐食可谓无醋不欢。他从不挑食，每天早餐基本固定吃一碗蓬莱小面，配上一枚鸡蛋、一盒鲜奶。长寿似乎流淌在这个家族的血脉里，他的母亲当年活到92岁，如今他99岁的弟弟身体十分康健，两个姐姐分别享年86岁、95岁，两个妹妹分别享年81岁、89岁，都属于高龄长寿者。韩玉玺的老伴在83岁时离世，彼时韩玉玺87岁，有子女悉心照护，十余年的独居生活，他并不孤单。

命运也曾给老人沉重一击：韩玉玺育有五女一子，他唯一的儿子，在六七年前，因寒冬时节抢救落水群众留下病根，花费38万元救治却仍不幸离世。虽然儿子被评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但这份丧子之殇，始终藏在老人心底，成为他一直不愿提及的伤痛。

苦难是人生无法回避的刻痕，却没能磨掉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善良与担当。老兵用一生守护家国安宁，儿子用生命延续这份舍己为人的赤诚，英雄的薪火，就在这悲喜交织的岁月里静静传递。如今老人依然守着内心的平和，安享盛世烟火，亲眼见证着一代代人接续守护这片他曾用青春捍卫的故土。硝烟远去，风骨长存，这跨越百年的赤诚，便是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韩玉玺（右）和战友在一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